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企鵝島

(一)

佛郎士著
黎烈文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企鵝島

(三)

佛郎士
黎烈文
著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六章 海軍上將的失墜

王黨的運動在這夜達到了極頂。主張君主政體的人對於勝利是再不懷疑了。其中的領袖都以無線電向克魯灼王子拍發祝電。一班貴婦人都給他刺繡着飾帶和睡鞋。德·勃律蒙先生找到了綠馬。

敬虔的亞加利克神甫也懷着和大家一樣的希望。可是，他還在努力糾合同志。

「我們得掘到最深的地層，」他說。

爲着實現這個計劃，他和三個勞働公會提攜着。

當時的職工們是不像在德拉哥王朝時代一樣在同業公會的制度下生活着。他們是自由的，可是他們沒有生活的保證。經過長期間的彼此沒有幫助也沒有依賴的漠不相關的情況之後，他們設立着勞働公會。這種公會的金庫是空虛的，會員都沒有繳付釀集金的習慣。有些公會包含三

十萬會員；有的則祇有一千，或五百，或兩百。有好幾個公會僅有兩三個會員，或甚至還要少點兒。是因為會員的名簿沒有發表過，要分出大的公會和小的公會不是容易的事情。

經過種種曲折而又祕密的奔走的結果，敬虔的亞加利克神甫在穆蘭·德·拉·格勒特咖啡館的一室，同有着十四，二十四，和單獨一個會員的三個職業公會的幹事德哥柏，特冷克，巴拉斐爾幾個同志發生了關係。亞加利克在這會見中施展着非常巧妙的手腕。

「諸位，」他說道，「諸位和我，在許多事上是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的見解的；可是在有幾點上，我們卻又可以一致。我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敵人。政府壓榨着諸君而又侮罵着諸君。請你們幫助我們推翻政府罷；我們可以儘量供給諸君的用費；並且諸位可以確信事成之後我們是一定要重重謝謝諸位的。」

「好的。把錢拿來罷。」德哥柏說。

可敬的神甫把哥尼爾的造酒家含着眼淚交給他一袋錢擱在桌上。

「就這麼幹罷，」三個同志說。

這樣便締結了這莊嚴的契約。

當僧正懷着得到多數民衆援助的歡喜動身走了時，德哥柏，特冷克，巴拉斐爾便立刻吹着胡哨，把在街上等着暗號的他們的女人亞麥利，雷勒，瑪狄爾德叫了進來，於是六人一同手牽着手圍着錢袋跳着唱道：

我有着上好的 *Pognon* ；

你不會得到他，靡梯融！

啊！啊！你這混帳東西！

於是他們叫了一盆澆着熱酒的生菜。

晚上，他們六個人一齊由這個酒館跑到那個酒館，唱着他們新作的歌兒。這歌頗使人喜歡，因為據便衣警察的報告，郊外市鎮的工人一天多過一天地在唱着：

我有着上好的 *Pognon* ；

你不會得到他，靡梯融！

「啊啊！你這混帳東西！」

王黨的騷亂沒有傳佈到外省，敬虔的亞加利克探究着那原因而沒有能够發現。那時老哥勒繆茲便跑來把這事告訴了他。

「我得到證據了，」哥尼爾的修道士歎息道，「這是因爲王黨的管庫安普爾公用着宣傳費，在海豚國置買了不動產的緣故。」

王黨缺少着金錢。波塞洛斯公在打架時失去了他的皮夾，使得他不能不忍住他的急躁的性格，東拉西扯地過着日子。奧里伍子爵夫人的代價也很大。哥勒繆茲提議要限制這女人的月費。

「她對我們很有用處，」敬虔的亞加利克表示異議。

「當然啦，」哥勒繆茲回答，「不過她弄得我們破產時，她便妨害了我們。」

意見的分裂把王黨弄得不成樣子。會議被不和的空氣支配着。忠於畢古先生和亞加利克神甫的政策的人，主張始終戴着改革共和國的面具；另一部分不願再忍受一種長久的束縛的人，則決定要宣佈復辟，相信這樣便可戰勝他們的敵人。

後一派人陳說了旗幟鮮明的利益和不能再假面具的理由。事實上，羣衆已漸漸看出騷亂的目標的所在，和海軍上將的黨徒想要將共和國加以徹底的破壞。

外面已在風傳克魯約王子將在拉·克里格港上陸，並將騎着一匹綠馬來到亞爾加。

這些流言使得熱狂的僧侶興奮，貧窮的紳士歡喜，有錢的猶太女人滿足，小商人的心裏發生希望。可是其中很少人，尤其是那些也許要損失自己的金錢，安寧，自由，或甚至一點鐘的享樂的人們，準備以一種社會的大災難，公共信用的崩潰來換取這類福利。反之，那些工人卻始終準備以一天的勞働奉獻給共和國；各郊外市鎮無形中釀成了一種反抗的氣分。

『民衆是和我們一道的，』敬虔的亞加利克說。

然而當工場放工的時候，男子，女人，小孩，卻一齊叫道：

打倒攝梯融！

啊啊！你這混帳東西！

至於政府，它是現出一切政府所通有的那種衰弱，猶疑不決，怯懦，懶惰，和疎忽。——如果有什

麼政府從這類缺點脫出時，那它便又會變得專制和強暴。用三句話包括起來：它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希望，什麼也不能夠。佛爾穆茲住在大總統府的頂裏面，不見，不聞，不言，巨大而又不能瞧見，隱藏在他的自尊心裏正像隱藏在一條鴨絨被裏一樣。

奧里伍子爵建議以最後的努力籌集用款，當亞爾加還在擾亂的時候給以一個重大的打擊。自己產生出來的一個執行委員會議決要占領衆議院，並討論過占領的方法。

舉事的日子定在七月二十八日。這天，太陽燦爛的照臨着城市。治家的女人帶着籃子，跑馬路的小販叫賣着桃子，梨子，葡萄等等從立法院前走過，還有僱用馬車的馬也在那裏把鼻子塞在糧袋裏，嚼吃着牠們的蕎麥。沒有任何人在等着發生什麼；這並不是因為不會走露秘密的緣故，而是因為那消息無人相信的緣故。沒有任何人想到會要發生革命，從這裏也可以推到沒有任何人希望發生革命。到將近兩點鐘的時候，議員們開始零零落落的，沒人注意的，經過議院的側門。到三點鐘時候，一些服裝很壞的男子在那裏集合起來。到三點半鐘的時候，大批險惡的人便從附近各街跑來散佈在革命的廣場上。這寬大的場所一會兒便被一片軟帽的海蓋沒了，而這示威的羣衆還

不斷地被那些好奇者增加起來，擴充到越過了橋，把它那暗黑的波濤打上了議院的外牆。種種叫喊，咆哮，歌唱，向寧靜的天空昇去。『我們所需要的是攝梯融！打倒衆議員！打倒共和國！打死共和黨！』由波塞洛斯公率領着的王黨的神聖的部隊唱着那莊嚴的讚歌：

克魯灼王子萬歲，

他賢明而又勇敢，

還在搖籃的時候，

他已經滿身是膽！

外牆的內面祇有沈默回答着這歌聲。

這片沈默和沒有警衛一事增加了羣衆的勇氣同時也使得羣衆恐怖。突然，一個可怕的聲音叫喊道：

『進攻呀！』

於是大家看到波塞洛斯公把他那巨大的身體聳立在嵌着釘子和鐵鏈的牆上。他的同伴領

着羣衆跟在他後面向前衝去。一部分人敲着牆壁，想在那上面打上一些窟窿，另一部分人便盡力毀壞鐵蓮並拔去釘子。這些防禦工事有些地方是被他們破壞了。少數侵入者並已跨在那除了障礙物的外壁上面。波塞洛斯公搖着一面極大的綠旗。突然羣衆動搖起來，並且發出了一聲悠長的恐怖的叫喊。共和國的警察和重騎兵同時從議院的各個出口衝了出來，在那煞時被攻擊者放棄了的牆壁下面列成縱隊。經過一會兒沈默，大家聽到武器的響聲，警察把刺刀裝在鎗上，向羣衆衝了過來。片時之後，一種淒慘的沈默便籠罩着那撒滿手杖和帽子的荒涼的廣場。王黨兩次想要重行集合起來，但兩次都被人打散了。反亂是完全失敗了。可是波塞洛斯公還立在議院的外壁上，旗子握在手裏，抵抗着一軍的攻擊。他把一切走近他的人都打翻了。末了，他被人搖着，站立不住，落在一具鐵蓮上面，便懸掛在那兒，懷裏還緊緊的抱着王黨的旗子。

翌日，共和國的各部總長和國會議員決定採取嚴厲的處置。這次，佛爾穆茲大總統雖想迴避責任卻沒有做到。政府商議着將攝梯融革去官職，加以賣國奴，反賊，公益之敵等等罪名發交高等法院審判的問題。

聽到這消息時，前一天還在上將身邊慇懃諛諛，和他糾纏着的老戰友們都喜形於色。可是攝梯融在亞爾加的有錢人間還是很得人心的，大家還聽到馬路上有人在唱着「我們所需要的是攝梯融」的歌。

總長們都覺得這事難於措置。他們想把他發交高等法院審判。可是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他們是陷在那種統治者特有的完全盲昧的境地。他們對於攝梯融不能舉出什麼有力的罪證。他們祇能將他們的間諜供給他們的一些「可笑的謊語作爲告發的理由。攝梯融之參加陰謀，他和克魯灼王子的關係等等是成了三萬王黨的祕密。總長和議員都疑到這事，甚至確信有這麼一回事；但他們卻沒有證據。共和國的檢事對司法總長說道：「對於政治上的控訴，我是祇要有着一點點證據就行的，但我現在卻一點都沒有；這是不好辦的。」於是事情沒法進行。共和國的敵人得着了勝利。

九月十八日早晨，亞爾加忽然傳播着攝梯融逃走了的消息。到處都因此起了感動和驚愕。大家懷疑着，大家都莫名其妙。

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某天，那勇敢的瓦爾剛姆爾中將好像無意地來到內務總長巴爾波唐先生的辦公室，帶着他平素那種坦白的神情說道：

「巴爾波唐先生，你的同僚們在我看來都不怎樣敏捷；大家看得出他們在海軍方面沒有一點權力。攝梯融這傻瓜竟使他們害怕到了極點。」

內務總長把裁紙刀割裂着他那整個辦事室裏的空氣，表示否認。

「不要否認罷，」瓦爾剛姆爾回答。「你們不知道要怎樣纔能打發攝梯融滾蛋。你們不敢把他發交高等法院審問，因為你們恐怕蒐集不到充分的證據。畢古會給他辯護，而畢古是一個老練的律師……你們想的不錯，巴爾波唐先生，你們想的不錯。這訴訟是危險的……」

「啊！朋友，」內務總長以一種滿不在乎的聲調說，「假使你知道我們是怎樣處之泰然的話……我從各地知事手裏收到一些最可使人安心的報告。企鵝人的通識會給一個謀叛的軍人的陰謀以相當制裁的。你能相信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聰明，勤勉，寶愛自由制度的民族會……」

瓦爾剛姆爾以一個沈重的太息打斷了他的話：

「啊！假使我有空的話，我會給你們解除這困難的；我可以像用幻術偷取一粒肉豆蔻似的把攝梯融給你們隱藏起來。我可以一彈指便給你們把他送往海豚國」

內務總長伸長了耳朵。

「這不會要多少時候的，」這海軍將官繼續說。「在一反掌間，我便可以給你們把這畜生除掉……可是現在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我賂虧得很厲害。我得籌到一注大款子纔行。名譽是第一要緊的，唉！……」

內務總長和海軍中將四目相注的沈默了一會。隨後巴爾波唐很有權勢地說道：

「瓦爾剛姆爾中將，請你給我們把一個叛兵除去罷。這樣你便大有功於企鵝國，內務總長一定會給你想法子還付你的賂債。」

當晚，瓦爾剛姆爾中將跑到攝梯融那邊，以一種痛苦而又神祕的表情長久長久地凝視着他。「你為什麼做出這副嘴臉？」感着不安的上將問道。

於是瓦爾剛姆爾帶着一種男性的悲愁說道：

「我的老戰友，一切都破露了。從半點鐘前起，政府什麼都知道了。」聽着這幾句話，攝梯融便嚇得倒在椅上。

瓦爾剛姆爾繼續說道：

「你說不定馬上就會受到拘捕。我勸你立刻逃走。」

於是把他的錶取了出來：

「一分鐘都不能遲。」

「無論如何，我總可以到奧里伍子爵夫人那邊去一下罷？」

「那便是瘋了，」瓦爾剛姆爾說，同時把一張護照，一副墨晶眼鏡遞了給他，並祝他放勇敢一

點。

「不要緊的，」攝梯融說。

「再會，老朋友！」

「再會，並且謝謝你！你救了我的命……」

「這是應當的。」

一刻鐘後，那勇敢的海軍上將便離去了亞爾加城。

他在晚上從拉·克里格港坐上一隻古舊的小船，向海豚國進發。可是，在離開海岸八英里之處，他便被一隻揭着黑島女王的旗號，熄了燈航行的小巡洋艦所擄。這女王是好久以來便對攝梯融抱着一種無法抑制的愛情的。

第七章 結論

現在是應當痛飲祝杯的時候了，從恐怖裏面解放出來了的，因為逃脫了一個大災難而高興着的政府，決定以一些通俗的祝典來慶賀企鵝國的復生和共和國的成立。

佛爾穆茲大總統，各部總長，上下兩院議員都參與了儀式。

企鵝陸軍元帥也穿着制服出席。他被大家喝采着。

以象徵貧困的黑旗和象徵反抗的紅旗作為先導的工人代表，現出矜猛和保護者的神情整隊遊行着。

大總統，各部總長，議員，公務員，司法和陸軍方面的領袖，都以他們自己的名義和至高無上的民衆的名義，重新舉行着「不自由毋寧死」的陳舊的宣誓。他們是決定要在兩者之間選擇其一的。可是比較起來他們是喜歡自由的生活着。那慶祝會裏還有遊藝，演說和唱歌等等。

等到政府諸公回去了以後，千千萬萬的市民便像迂徐而又平和的濤波一樣流着，一面喊着：「共和國萬歲！自由萬歲啊！你這混帳東西！」

據各報的紀載看來，這熱鬧的日子祇發生一宗可以惋惜的事情。當要人的行列從皇后牧場經過時，波塞洛斯公泰然地在那兒吸着雪茄。他走近閹員們的車子，以一種響朗的聲音叫道：「打倒共和黨！」他立刻被警察拘獲了，但他曾給他們以一番最勇敢的抵抗。他把許多警察打倒在他的腳下；可是因為衆寡不敵的緣故，他終於失敗了，被他們拖着從一些繁盛的街上走過，一路拳打腳踢，把他弄得皮開肉綻，頭青面腫，連自己的女人都認不清楚了，然後將他投在黑暗的獄底。

法官們細心地審理着攝梯融的案件。有人在海軍部的亭子裏找到一些證明亞加利克神甫參與陰謀的兩件。輿論便立刻對於僧侶們加以攻擊；國會接連通過十二條法律，將僧侶的權利免役，免稅，特權和收益等一再加以拘束，減削，禁止或廢除，並在種種方面使得他們變得全無能力。

可敬的亞加利克神甫毅然忍受着那些對準了他制定的，給他以殘酷的打擊的法律，和與自己最先有關的海軍上將的可怕的失墜。他不單不屈服於自己的惡運，他還把那惡運看作一個不